# 資治通鑑/卷0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六 晉紀十八

► 卷 九十七

起著雍淹茂，盡重光赤奮若，凡四年。

【晉紀十八】

起著雍淹茂，盡重光赤奮若，凡四年。

顯宗成皇帝中之下鹹康四年（戊戌，公元三三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，聽師期。趙王虎將擊段遼，募驍勇者三萬人，悉拜龍騰中郎。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，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。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，王華為渡遼將軍，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；支雄為龍驤大將軍，姚弋仲為冠軍將軍，帥步騎七萬前鋒以伐遼。

三月，趙槃還至棘城。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。段遼將追之。慕容翰曰：「今趙兵在南，當並力御之；而更與燕鬥，燕王自將而來，其士卒精銳，若萬一失利，將何以御南敵乎！」段蘭怒曰：「吾前為卿所誤，以成今日之患，吾不復墮卿計中矣！」乃悉將見眾追之。皝設伏以待之，大破蘭兵，斬首數千級，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。

趙王虎進屯金台。支雄長驅入薊，段遼所署漁陽、上谷、代郡守相皆降，取四十餘城。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，諸將恐其為後患，欲攻之。虎曰：「裕儒生，

矜惜名節，恥於迎降耳，無能為也。」遂過之，至徐無。段遼以弟蘭既敗，不必復戰，帥妻子、宗族、豪大千餘家，棄令支，奔密雲山。將行，執慕容翰手泣曰：「不用卿言，自取敗亡。我固苦心，令卿失所，深以為愧。」翰北奔宇文氏。

遼左右長史劉群、盧諶、崔悅等封府庫請降。虎遣將軍郭太、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，至密雲山。獲其母妻，斬首三千級。遼單騎走險，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，虎受之。

虎入令支官，論功封賞各有差。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、雍、兗、豫四州；士大夫之有才行，皆擢敘之。陽裕詣軍門降。虎讓之曰：「卿昔為奴虜走，今為士人來，豈識知天命，將逃匿無地邪？」對曰：「臣昔事王公，不能匡濟；逃於段氏，復不能全。今陛下天網高張，籠絡四海，幽、冀豪傑莫不風從，如臣比肩，無所獨愧。生死之命，惟陛下制之！」虎悅，即拜北平太守。

夏，四月，癸丑，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、幽州牧，領平州刺史。

成主期驕虐日甚，多所誅殺，而籍沒其資財、婦女，由是大臣多不自安。漢王壽素貴重，有威名，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。壽懼不免，每當入朝，常詐為邊書，辭以警急。

初，巴西處士龔壯，父、叔皆為李特所殺。壯欲報仇，積年不除喪。壽數以禮辟之，壯不應；而往見壽，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。壯曰：「巴、蜀之民本皆晉臣，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，稱藩於晉，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？如此則福流子孫，名垂不朽，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！」壽然之，陰與長史略陽羅恆、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。

期頗聞之，數遣許涪至壽所，伺其動靜；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。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，雲期當取壽；其眾信之，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，許賞以城中財物，以其將李弈為前鋒。期不意其至，初不設備。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，開門納之，遂克成都，屯兵宮門。期遣侍中勞壽。壽奏建寧王越、景騫、田褒、姚華、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、將軍李西等懷奸亂政，皆收殺之。縱兵大掠，數日乃定。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，幽之別宮。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。

羅恆、解思明、李弈等勸壽稱鎮西將軍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稱藩於晉，送邛都公於建康；任調及司馬蔡興、侍中李艷等勸壽自稱帝。壽命筮之，占者曰：「可數年天子。」調喜

曰：「一日尚足，況數年乎！」思明曰：「數年天子，孰與百世諸侯？」壽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遂即皇帝位，改國號曰漢，大赦，改元漢興。以安車束帛征龔壯為太師。壯誓不仕，壽所贈遺，一無所受。壽改立宗廟，追尊父驤曰獻皇帝，母咎氏曰皇太后。立妃閆氏為皇后，世子勢為皇太子。更以舊廟為大成廟，凡諸制度，多所改易。以董皎為相國，羅恆為尚書令，解思明為廣漢太守，任調為鎮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李弈為西夷校尉，從子權為寧州刺史。公、卿、州、郡，悉用其僚佐代之；成氏舊臣、近親及六郡士人，皆見疏斥。邛都公期歎曰：「天下主乃為小縣公，不如死！」五月，縊而卒。壽謚曰幽公，葬以王禮。

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，欲伐之。太史令趙攬諫曰：「歲星守燕分，師必無功。」虎怒，鞭之。皝聞之，嚴兵設備：罷六卿，納言，常伯，冗騎常侍官。趙戎卒數十萬，燕人震恐。皝謂內史高詡曰：「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趙兵雖強，然不足憂，但堅守以拒之，無能為也。」

虎遣使四出，招誘民夷，燕成周內史崔燾、居就令游泓、武原令常霸、東夷校尉封抽、護軍宋晃等皆應之，凡得三十六城。泓，邃之兄子也。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。燭，晃之從兄也。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。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，數其罪而殺之，閉城拒守。朝鮮令昌黎孫泳帥眾拒趙。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，泳收斬之；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，泳皆釋之，與同拒守。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，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。

戊子，趙兵進逼棘城。燕王皝欲出亡，帳下將慕輿根諫曰：「趙強我弱，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，使趙人收略國民，兵強谷足，不可復敵。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，奈何入其計中乎？今固守堅城，其勢百倍，縱其急攻，猶足支持，觀形察變，間出求利。如事之不濟，不失於走，奈何望風委去，為必亡之理乎！」皝乃止，然猶懼形於色。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：「今強寇在外，眾心恟懼，事之安危，繫於一人。大王此際無所推委，當自強以厲將士，不宜示弱。事急矣，臣請出擊之，縱無大捷，足以安眾。」乃將敢死數百騎出沖趙兵，所向披靡，斬獲而還，於是士氣百倍。皝問計於封弈，對曰：「石虎凶虐已甚，民神共疾，禍敗之至，其何日之有！今空國遠來，攻守勢異，戎馬雖強，無能為患；頓兵積日，釁隙自生，但堅守以俟之耳。」皝意乃安。或說皝降，皝曰：「孤方取天下，何謂降也！」

趙兵四面蟻附緣城，慕輿根等晝夜力戰，凡十餘日，趙兵不能克，壬辰，引退。皝遣其

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，趙兵大敗，斬獲三萬餘級。趙諸軍皆棄甲逃潰，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。閔名瞻，內黃人，本姓冉，趙主勒破陳午，獲之，命虎養以為子。閔驍勇善戰，多策略。虎愛之，比於諸孫。

虎還鄴，以劉群為中書令，盧諶為中書侍郎。蒲洪以功拜使持節、都督六夷諸軍事、冠軍大將軍，封西平郡公。石閔言於虎曰：「蒲洪雄俊，得將士死力，諸子皆有非常之才，且握強兵五萬，屯據近畿；宜密除之，以安社稷。」虎曰：「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、蜀，奈何殺之！」待之愈厚。

燕王皝分兵討諸叛城，皆下之。拓境至凡城。崔燾、常霸奔鄴，封抽、宋晃、游漲奔高句麗。皝賞鞠彭、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，誅滅甚眾；功曹劉翔為之申理，多所全活。

趙之攻棘城也，燕右司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，勸洪出避禍。洪曰：「天道幽遠，人事難知。且當委任，勿輕動取悔。」普固請不已，洪曰：「卿意見明審者，當自行之。吾受慕容氏大恩，義無去就，當效死於此耳。」與普流涕而訣。普遂降趙，從趙軍南歸，死於喪亂；洪由是以忠篤著名。

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戍海島，運谷三百萬斛以給之；又以船三百艘運谷三十萬斛詣高句麗，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眾萬餘屯田海濱；又令青州造船千艘，以謀擊燕。

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，破之，斬首四萬餘級。

冀州八郡大蝗，趙司隸請坐守宰。趙王虎曰：「此朕失敗所致，而欲委咎守宰，豈罪己之意邪！司隸不進讜言，佐朕不逮，而欲妄陷無辜，可白衣領職！」

虎使襄城公涉歸、上庸公日歸帥眾戍長安。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，潛謀不軌；虎追廣至鄴，殺之。

乙未，以司徒導為太傅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；郗鑒為太尉，庾亮為司空。六月，以尋為丞相，罷司徒官以並丞相府。導性寬厚，委任諸將趙胤、賈寧等，多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庾亮與郗鑒箋曰：「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，入則在宮人之手，出則唯武官、小人，讀書無從受音句，顧問未嘗遇君子。秦政欲愚其黔首，天下猶知不可，況欲愚其主哉！人主春秋既盛，宜復子明辟。不稽首歸政，甫居師傅之尊，多養無賴之士；公與下官並荷

托付之重，大奸不掃，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！」欲共起兵廢導，鑒不聽。南蠻校尉陶稱，侃之子也，以亮謀語導。或勸導密為之備，導曰：「吾與元規休戚是同，悠悠之談，宜絕智者之口。則如君言，元規若來，吾便角巾還第，復何懼哉！」又與稱書，以為：「庾公帝之元舅，宜善事之！」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：「王公常有世外之懷，豈肯為凡人事邪！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。」亮乃止。盛，楚之孫也。是時亮雖居外鎮，而遙執朝廷之權，既據上流，擁強兵，趣勢者多歸之。導內不能平，常遇西風塵起，舉扇自蔽，徐曰：「元規塵污人！」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。充以時俗崇尚浮虛，乃著《學箴》。以為老子云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，」豈仁義之道絕，然後孝慈乃生哉？蓋患乎情仁義者寡，而利仁義者眾，將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跡也。凡人見形者眾，及道者鮮，逐跡逾篤，離本逾遠。故作《學箴》以祛其蔽曰：「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廢；及損所隆，乃崇所替。非仁無以長物，非義無以齊恥，仁義固不可遠，去其害仁義者而已。」

漢李弈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。秋，七月，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，徙乾為漢嘉太守；以李閎為荊州刺史，鎮巴郡。閎，恭之子也。

八月，蜀中久雨，百姓饑疫，壽命群臣極言得失。龔壯上封事稱：「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指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盟眾，舉國稱藩，天應人悅，大功克集。而論者未諭，權宜稱制。今淫雨百日，饑疫並臻，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。愚謂宜遵前盟，推奉建康，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；雖降階一等，而子孫無窮，永保福祚，不亦休哉！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，六郡人事之不便。昔公孫述在蜀，羈客用事，劉備在蜀，楚士多貴。及吳、鄧西伐，舉國屠滅，寧分客主！論者不達安固之基，苟惜名位，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；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，豈同今日義舉，主榮臣顯哉！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。臣蒙陛下大恩，恣臣所安；至於榮祿，無問漢、晉，臣皆不處，復何為倣法正乎！」壽省書內慚，秘而不宣。

九月，漢僕射任顏謀反，誅。顏，任太后之弟也。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。

冬，十月，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。論者以「王導帝之師傅，名位隆重，百僚宜為降禮。」太常馮懷以問含。含曰：「王公雖貴重，理無偏敬。降禮之言，或是諸君事宜；鄙人老矣，不識時務。」既而告人曰：「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向馮祖思問佞於我，我豈有邪德乎！」郭璞嘗遇含，欲為之筮。含曰：「年在天，位在人。修己而天不與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；自有性命，無勞蓍龜。」致仕二十餘年，年九十三而卒。

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，翳槐疾病，命諸大人立之。翳槐卒，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，什翼犍在遠，來未可必；比其至，恐有變亂，謀更立君。而翳槐次弟屈，剛猛多詐，不如屈弟孤仁厚，乃相與殺屈而立孤。孤不可，自詣鄴迎什翼犍，請身留為質；趙王虎義而俱遣之。十一月，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，改元曰建國，分國之半以與孤。

初，代王猗盧既卒，國多內難，部落離散，拓跋氏寖衰。及什翼犍立，雄勇有智略，能修祖業，國人附之，始置百官，分掌眾務。以代人燕鳳為長史，許謙為郎中令。始制反逆、殺人、奸盜之法，號令明白，政事清簡，無系訊連逮之煩，百姓安之。於是東自濊貊，西及破落那，南距陰山，北盡沙漠，率皆歸服，有眾數十萬人。

十二月，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；既而中悔，復遣使求迎於燕。

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，敕秋曰：「受降如受敵，不可輕也。」以尚書左丞陽裕，遼之故臣，使為秋司馬。

燕王皝自帥諸將軍迎遼，遼密與燕謀覆趙軍。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，大敗麻秋於三藏口，死者什六七。秋步走得免，陽裕為燕所執。

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，步緣山不能進，因止，端坐；燕兵環之，叱令起。亮曰：「身是貴人，義不為小人所屈。汝曹能殺亟殺，不能則去！」亮儀觀豐偉，聲氣雄厲，燕兵憚之，不敢殺，以白皝。皝以馬迎之，與語，大悅，用為左常侍，以崔毖之女妻之。

皝盡得段遼之眾。待遼以上賓之禮，以陽裕為郎中令。

趙王虎聞麻秋敗，怒，削其官爵。

顯宗成皇帝中之下鹹康五年（己亥，公元三三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大赦。

三月，乙丑，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，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降。

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，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、司州刺史，鎮襄陽；又表其

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、雍二州諸軍事、染州刺史，鎮魏興；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，領南郡太守，鎮江陵；皆假節。又請解豫州，以授征虜將軍毛寶。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。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、江夏相，入沔中。稱將二百人下見亮，亮素惡稱輕狡，數稱前後罪惡，收而斬之。後以魏興險遠，命庾懌徙屯半洲；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，趣漢中。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、江陽。夏，四月，執漢荊州刺史李閎、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。漢主壽以李弈為鎮東將軍，代閎守巴郡。

庾亮上疏言：「蜀甚弱而胡尚強，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，遣諸軍羅布江、沔為伐趙之規。」帝下其議。丞相導請許之。大尉鑒議，以為：「資用未備，不可大舉。」

太常蔡謨議，以為：「時有否泰，道有屈伸，苟不計強弱而輕動，則亡不終日，何功之有！為今之計，莫若養威以俟時。時之可否系胡之強弱，胡之強弱系石虎之能否。自石勒舉事，虎常為爪牙，百戰百勝，遂定中原，所據之地，同於魏世。勒死之後，虎挾嗣君，誅將相；內難既平，剪削外寇，一舉而拔金墉，再戰而擒石生，誅石聰如拾遺，取郭權如振槁，四境之內，不失尺土。以是觀之，虎為能乎，將不能也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，謂之無能為。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為劣，譬諸射擊百發百中而一失，可以謂之拙乎？

「且石遇，偏師也，桓平北，邊將也，所爭者疆場之土，利則進，否則退，非所急也。今征西以重鎮名賢，自將大軍欲席捲河南，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，豈得以襄陽為比哉！今征西欲與之戰，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何如金墉？欲阻沔水，何如大江？欲拒石虎，何如蘇峻？凡此數者，宜詳校之。

「石生猛將，關中精兵，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。金墉險固，劉曜十萬眾不能拔，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。又當是時，洛陽、關中皆舉兵擊虎，今此三鎮反為其用；方之於前，倍半之勢也。石生不能敵其半，而征西欲當其倍，愚所疑也。蘇峻之強不及石虎，沔水之險不及大江；大江不能御蘇峻，而欲以沔水御石虎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稚在譙，佃於城北界，胡來攻，豫置軍屯以御其外。谷將熟，胡果至，丁夫戰於外，老弱獲於內，多持炬火，急則燒谷而走。如此數年，竟不得其利。當是時，胡唯據河北，方之於今，四分之一耳；士稚不能捍其一，而征西欲以御其四，又所疑也。

「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，尚未論道路之慮也。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魚貫溯流，首

尾百里。若胡無宋襄之義，及我未陣而擊之，將若之何？今王土與胡，水陸異勢，便習不同；胡若送死，則敵之有餘，若棄江遠進，以我所短擊彼所長，懼非廟勝之算也。」

朝議多與謨同。乃詔亮不聽移鎮。

燕前軍師慕容評、廣威將軍慕容軍、折衝將軍慕輿根、蕩寇將軍慕輿泥襲趙遼西，俘獲千餘家而去。趙鎮遠將軍石成、積弩將軍呼延晃、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，評等與戰，斬晃、支首。

段遼謀反於燕，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，送遼首於趙。

五月，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，議都灅源川。其母王氏曰：「吾自先世以來，以遷徙為業。今國家多難，若城郭而居，一旦寇來，無所避之。」乃止。

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，什翼犍分之為二部，各置大人以監之。弟孤監其北，子寔君監其南。

什翼犍求昏於燕，燕王皝以其妹妻之。

秋，七月，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，建天子旌旗。

庚申，始興文獻公王導薨，喪葬之禮視漢博陸候及安平獻王故事，參用天子之禮。

導簡素寡慾，善因事就功，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。輔相三世，倉無儲谷，衣不重帛。初，導與庾亮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，請以為己副，且曰：「臣死之日，願引充內侍，則社稷無虞矣。」由是加吏部尚書。及導薨，微庾亮為丞相、揚州刺史、錄尚書事；亮固辭。辛酉，以充為護軍將軍，亮弟會稽內史冰為中書監、揚州刺史，參錄尚書事。

冰既當重任，經綸時務，不捨晝夜，賓禮朝賢，升擢後進，由是朝野翕然稱之，以為賢相。初，王導輔政，每從寬恕；冰頗任威刑，丹楊尹殷融諫之。冰曰：「前相之賢，猶不堪其弘，況如吾者哉！」范汪謂冰曰：「頃天文錯度，足下宜盡消御之道。」冰曰：「玄象豈吾所測，正當勤盡人事耳。」又隱實戶口，料出無名萬餘人，以充軍實。冰好為糾察，近於繁細，後益矯違，復存寬縱，疏密自由，律令無用矣。

八月，壬午，復改丞相為司徒。

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，以府事付長史劉遐，上疏乞骸骨，且曰：「臣所統錯雜，率多北人，或逼遷徙，或是新附，百姓懷土，皆有歸本之心；臣宣國恩，示以好惡，處與田宅，漸得少安。聞臣疾篤，眾情駭動，若當北渡，必啟寇心。太常臣謨，平簡貞正，素望所歸，謂可以為都督、徐州刺史。」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，加侍中、辛酉，鑒薨，即以謨為征北將軍、都督徐、兗、青三州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假節。

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，詔遣光攻壽陽。謨上疏曰：「壽陽城小而固。自壽陽至琅邪，城壁相望，一城見攻，眾城必救。又，王師在路五十餘日，前驅未至，聲息久聞，賊之郵驛，一日千里，河北之騎，足以來赴。夫以白起、韓信、項籍之勇，猶發梁焚舟，背水而陣。今欲停船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對堅敵，顧臨歸路，此兵法之所誡。若進攻未拔，胡騎猝至，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，宜令所向有征無戰。而頓之堅城之下，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，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，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，懼非策之長者也。」乃止。

初，陶侃在武昌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，宜分兵戍之。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。侃乃渡水獵，引將佐語之曰：「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，正以長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，內無所倚，外接群夷。夷中利深，晉人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虜入寇。此乃致禍之由，非禦寇也。且吳時戍此城，用三萬兵，今縱有兵守之，亦無益於江南；若羯虜有可乘之會，此又非所資也。」

及庾亮鎮武昌，卒使毛寶、樊峻戍邾城。趙王虎惡之，以夔安為大都督，帥石鑒、石閔、李農、張貉、李菟等五將軍、兵五萬人寇荊、揚北鄙，二萬騎攻邾城。毛寶求救於庾亮，亮以城固，不時遣兵。

九月，石閔敗晉兵於沔陰，殺將軍蔡懷；夔安、李農陷沔南；朱保敗晉兵於白石，殺鄭豹等五將軍；張貉陷邾城，死者六千人，毛寶、樊峻突圍出走，赴江溺死。夔安進據胡亭，寇江夏；義陽將軍黃沖、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。安進圍石城，竟陵太守李陽拒戰，破之，斬首五千餘級，安乃退。遂掠漢東，擁七千餘戶遷於幽、冀。

是時，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，聞邾城陷。乃止。上表陳謝，自貶三等，行安西將軍；

有詔復位。以輔國將軍庾懌為豫州刺史，監宣城、廬江、歷陽、安豐四郡諸軍事，假節，鎮蕪湖。

趙王虎患貴戚豪恣，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，特加親任，中外肅然。虎曰：「朕聞良臣如猛虎，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，信哉！」

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、監遼西、北平諸軍事、征東將軍、營州牧，鎮令支。農帥眾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。燕王皝以棨盧城大悅綰為御難將軍，授兵一千，使守凡城。及趙兵至，將吏皆恐，欲棄城走。綰曰：「受命禦寇，死生以之。且憑城堅守，一可敵百，有敢妄言惑眾者斬！」眾然後定。綰身先士卒，親冒矢石；舉等攻之經旬，不能克，乃退。虎以遼西迫近燕境，數遭攻襲，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。

漢主壽疾病，羅恆、解思明復議奉晉；壽不從。李演復上書言之；壽怒，殺演。

壽常慕漢武、魏明之為人，恥聞父兄時事，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，自以為勝之也。舍人杜襲作詩十篇，託言應璩以諷諫。壽報曰：「省詩知意。若今人所作，乃賢哲之話言；若古人所作，則死鬼之常辭耳。」

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，冬，遣長史劉翔、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，且言權假之間，並請刻期大舉，共平中原。皝擊高句麗，兵及新城，高句麗王釗乞盟，乃還。又使其子恪、霸擊宇文別部。霸年十三，勇冠三軍。

張駿立辟雍、明堂以行禮。十一月，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。

十二月，丁丑，趙太保桃豹卒。

丙戌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為侍中、司徒。

漢李弈寇巴東，守將勞楊敗死。

顯宗成皇帝中之下鹹康六年（庚子，公元三四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子朔，都亭文康侯庾亮薨。以護軍將軍、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。庾戌，以

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、荊、司、雍、梁、益六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假節，代亮鎮武昌。時人疑翼年少，不能繼其兄。翼悉心為治，戎政嚴明，數年之間，公私充實，人皆稱其才。

辛亥，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為侍中、司空。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。翰乃陽狂酣飲，或臥自便利，或被發歌呼，拜跪乞食。宇文舉國賤之，不復省錄，以故得行來自遂，山川形便，皆默記之。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，以猜嫌出奔，雖在它國，常潛為燕計；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。翰見車，無言，撫膺頷之而已。皝曰：「翰欲來也。」復使車迎之。翰彎弓三石餘，矢尤長大，皝為之造可手弓矢，使畫埋於道旁而密告之。二月，翰竊逸豆歸名馬，攜其二子過取弓矢，逃歸。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。翰曰：「吾久客思歸，既得上馬，無復還理。吾向日陽愚以誑汝，吾之故藝猶在，無為相逼，自取死了！」追騎輕之，直突而前。翰曰：「吾居汝國久恨恨，不欲殺汝；汝去我百步立汝刀，吾射之，一發中者汝可還，不中者可來前。」追騎解刀立之，一發，正中其環，追騎散走。皝聞翰至，大喜，恩遇甚厚。

庚辰，有星孛於太微。

三月，丁卯，大赦。

漢人攻拔丹川，守將孟彥、劉齊、李秋皆死。

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。

趙王虎遣漢主壽書，欲與之連兵入寇，約中分江南。壽大喜，遣散騎常侍王嘏、中常侍王廣使於趙；龔壯諫，不聽。壽大修船艦，繕兵聚糧。秋，九月，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，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為舟師，大閱於成都，鼓噪盈江；壽登城觀之，有吞噬江南之志。解思明諫曰：「我國小兵弱，吳、會險遠，圖之未易。」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。龔壯曰：「陛下與胡通，孰若與晉通？胡，豺狼也，既滅晉，不得不北面事之；若與之爭天下，則強弱不敵，危亡之勢也，虞、虢之事，已然之戒，願陛下熟慮之。」群臣皆以壯言為然，叩頭泣諫，壽乃止。士卒咸稱萬歲。

龔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；既報父、叔之仇，又欲使壽事晉，壽不從。乃詐稱耳聾，手不制物，辭歸，以文籍自娛，終身不復至成都。

趙尚書令夔安卒。

趙王虎命司、冀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合鄴城舊兵，滿五十萬，具船萬艘，自河通海，運谷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。徙遼西、北平、漁陽萬餘戶於兗、豫、雍、洛四川之地。自幽州以東至白狼，大興屯田。悉括取民馬，有敢私匿者腰斬，凡得四萬餘匹。大閱於宛陽，欲以擊燕。

燕王皝謂諸將曰：「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，薊城南北必不設備，今若詭路出其不意，可盡破也。」冬，十月，皝帥諸軍入自蠟蝓塞襲趙，戍將當道者皆禽之，直抵薊城。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，閉城不敢出。燕兵進破武遂津，入高陽，所至焚燒積聚，略三萬餘家而去。石光坐懦弱征還。

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，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，專決賞刑，不復啟白。司徒申鐘諫曰：「賞刑者，人君之大柄，不可以假人。所以防微杜漸，消逆亂於未然也。太子職在視膳，不當豫政；庶人邃以豫政致敗，覆車未遠也。且二政分權，鮮不階禍。愛之不以道，適所以害之也。」虎不聽。

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，宣亦暱之，使典機密。虎既不省事，而宣、韜皆好酣飲、畋獵；由是除拜、生殺皆決於扁，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。

太子詹事孫珍病目，求方於侍中崔約，約戲之曰：「溺中則愈」。珍曰：「目何可溺？」約曰：「卿目睕睕，正耐溺中。」珍恨之，以白宣。宣于兄弟中最胡狀，目深，聞之怒，誅約父子。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。

燕公斌督邊州，亦好畋獵，常懸管而入。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，斌怒，辱賀度。虎聞之，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。斌殺儀，又欲殺賀度，賀度嚴衛馳白之。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，鞭之三百，免官歸第，誅其親信十餘人。

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，表辭蹇傲；趙王虎怒，欲斬詵。侍中石璞諫曰：「今國家所當先除者，遺晉也。河西僻陋，不足為意。今斬馬詵，必征張駿，則兵力分而為二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。」乃止。璞，苞之曾孫也。

初，漢將李閎為晉所獲，逃奔於趙，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，署曰「趙王石君」。虎不悅，付外議之。中書監王波曰：「今李閎以死自誓曰：『苟得歸骨於蜀，當糾帥宗族，混同王化。』若其信也，則不煩一旅，坐定梁、益；若有前卻，不過失一亡命之人，於趙何損！李壽既僭大號，今以制詔與之，彼必酬返，不若復為書與之。」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，波因請以遺漢，曰：「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。」虎從之，遣李閎歸，厚為之禮。閎至成都，壽下詔曰：「羯使來庭，貢其楛矢。」虎聞之，怒，黜王波，以白衣領職。

顯宗成皇帝中之下鹹康七年（辛丑，公元三四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、龍山之西，立宗廟、宮闕，命曰龍城。

二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劉翔至建康，帝引見，問慕容鎮軍平安。對曰：「臣受遣之日，朝服拜章。」

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、燕五章璽。朝議以為；「故事：大將軍不處邊；自漢、魏以來，不封異姓為王。所求不可許。」翔曰：「自劉、石構亂，長江以北，剪為戎藪，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、摧破凶逆者也。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，心存本朝，以寡擊眾，屢殄強敵，使石虎畏懼，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，蹙國千里，以薊城為北境。功烈如此，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，何哉！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、彭，故能成其帝業；項羽刓印不忍授，卒用危亡。吾之至心，非敬欲尊其所事，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，使四海無所勸慕耳。」

尚書諸葛恢，翔之姊夫也，獨主異議，以為：「夷狄相攻，中國之利。惟器與名，不可輕許。」乃謂翔曰：「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，乃是復得一石虎也，朝廷何賴焉！」翔曰：「婺婦猶知恤宗周之隕。今晉室阽危，君位侔元、豈，曾無憂國之心邪？向使靡、鬲之功不立，則少康何以祀夏！桓、文之戰不捷，則同人皆為左衽任矣。慕容鎮軍枕戈待旦，志殄凶逆，而君更唱邪惑之言，忌間忠臣。四海所以未壹，良由君輩耳！」翔留建康歲餘，眾議終不決。

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：「石虎苞八州之地，帶甲百萬，志吞江、漢，自索頭、宇文暨諸

小國，無不臣服；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，精貫白日，而更不獲禮之命，竊恐天下移心解體，無復南向者矣。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，吳主封為燕王，加以九錫。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，威振秦、隴，虎比遣重使，甘言厚幣，欲授以曜威大將軍、遼西王；慕容鎮軍惡其非正，卻而不受。今朝廷乃矜惜虛名，沮抑忠順，豈社稷之長計乎！後雖悔之，恐無及已。」弘為之入言於帝，帝意亦欲許之。會皝上表稱：「庾氏兄弟擅權召亂，宜加斥退，以安社稷。」又與庾冰書，責其當國秉權，不能為國雪恥。冰甚懼，以其絕遠，非所能制，乃與何充奏從其請。乙卯，以慕容皝為使持節、大將軍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幽州牧、大單于、燕王，備物、典策，皆從殊禮。又以其世子俊為假節、安北將軍、東夷校尉、左賢王；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。又封諸功臣百餘人。以劉翔為代郡太守，封臨泉鄉侯，加員外散騎常侍；翔固辭不受。

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，嘗因朝貴宴集，謂何充等曰：「四海板蕩，奄逾三紀，宗社為墟，黎民塗炭，斯乃廟堂焦慮之時，忠臣畢命之秋也。而諸君宴安江沱，肆情縱欲，以奢靡為榮，以傲誕為賢；謇諤之言不聞，征伐之功不立，將何以尊主濟民乎！」充等甚慚。

詔遣兼大鴻臚郭烯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，與翔等偕北。公卿餞於江上，翔謂諸公曰：「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，勾踐憑會稽以報強吳；蔓草猶宜早除，況寇仇乎！今石虎、李壽，志相吞噬，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，且當從事巴、蜀。一旦石虎先入舉事，並壽而有之，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。」中護軍謝廣曰：「是吾心也！」

三月，戊戌，皇后杜氏崩。夏，四月，丁卯，葬恭皇后於興平陵。

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、白籍。

秋，七月，郭烯、劉翔等至燕，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、領大將軍長史，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，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，中尉鄭林為軍諮祭灑。

八月，辛酉，東海哀王沖薨。

九月，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。

代王妃慕容氏卒。

冬，十月，匈奴劉虎寇代西部，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，大破之。虎卒，子務桓立，遣使求和於代，什翼犍以女妻之。務桓又朝貢於趙，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、左賢王。

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，破之。

燕王皝以慕容恪為渡遼將軍，鎮平郭。自慕容翰、慕容仁之後，諸將無能繼者。及恪至平郭，撫舊懷新，屢破高句麗兵，高句麗畏之，不敢入境。

十二月，興平康伯陸玩薨。

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初，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。及李閎、王嘏還自鄴，盛稱鄴中繁庶，宮殿壯麗；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內。壽慕之，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，大修宮室，治器玩；人有小過，輒殺以立威。左僕射蔡興、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。民疲於賦役，吁嗟滿道，思亂者眾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